

吉石齋叢書二集





趙氏孟子題辭

音義曰張謚去即序也趙生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

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稱去聲下有此字以意讀

之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

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

秋邾子之國

邾陟輸切

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

為魯所并

并必正切下同

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

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

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

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長張文切

治儒也之治通五

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綱日用兵爭

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

道下後達墮廢隳火規切異端並起若揚朱墨霍放蕩之

言霍首以干時惑眾者非下李閔悼堯舜湯文周

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壅底音郵言仁義荒怠

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

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

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紆音終莫能聽納其說孟

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

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信音

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音義與



同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

萬章之徒難疑荅問且難乃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

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歿靡

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鄉

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

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

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

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乃刪詩定書繫胡計切刪書繫胡計切刪書繫胡計切刪書繫胡計切

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

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

之鎡鏑鎡鏑上音管下音管六藝之喉衿也衿音孟

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陳直孔子

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相臧

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君毀鬲孟子

遇哉焉於旨意合同若此者眾又有外書四篇度切詳

舊辨內說存疑為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

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放方孟

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絕音逮至亡秦焚滅經術



坑戮儒生五季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  
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筵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書經禮記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  
士博直戀切  
下鄉傳同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  
以明事謂之博文五季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  
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  
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  
其說又多乖異不同五季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  
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古訓  
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寔詭姓遁身經

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瘵小切總也瘵側蓋切病也何

勤如焉嘗息有弛擔於濟岱之間弛音不擔或有温

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賸我皓首賸音皓訪論誓

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漂撫招切靡所濟集

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亂治也思去聲惟六籍

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

其闕遠微妙緼奧難見緼於粉切淵奧也宜在條理之科於

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其載本文章別

其指列別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

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

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吉石庵叢書二集目錄

日本復宋本音注孟子十四卷 德富氏成篁堂藏本

復宋蜀大字本孟子音義二卷 士禮居刊本

宋槧本廬山記五卷 成篁堂藏高山寺本

目錄

音注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皆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稱師亦有稱魯衛曰公孫也亦以入儒為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康才不願稱師與公孫也等為一例也音義曰丁去案史記梁惠王魏武侯之子名熹在坐古曰嬰焉

後漢太常趙 歧邠卿 注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

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更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叟又不

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為寡人與利除害者乎以為于為切下為皆同

孟子對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法者



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也。宋下又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告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論心何  
謂尚志曰仁。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義而已矣。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  
至庶人故言

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曰放於利  
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放方往切。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地天子也  
千乘兵車千乘地諸侯也

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羿音詣。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

者也若齊魯衛晉六卿皆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  
也。上十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

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古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不為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  
多矣不為不多矣。為于為切下同苟為

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食。苟誠也誠今大目皆後仁義而先目  
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厭食其欲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厭食鹽切  
又於協切

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義而

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輯穆天經

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詳見

因論上文。仁。子車子見梁惠王王立

於沼上顧鴻鴈麋鹿白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麋鹿

子游觀顧視禽獸之眾多心以為娛樂夸蛇子車子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詩云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子始經營規度此臺聚民並求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

亟疾也眾民自來趨之若子來為父使也。亟音棘。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鹿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麋鹿懷任安其性不伏不驚驚動也。鴈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鹿



音受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王在池沼魚之跳躍音傲也

戶角切又如字其德及鳥獸魚鼈也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物音刀曰靈臺謂其沼白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王季子為王

曰王季子雖以民力築臺靈臺此民由歡樂之謂其臺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借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湯誓曰時日害喪

予及女皆亡湯誓謂湯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兼

是日筆當大喪亡我與女俱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亡兼雖有臺池鳥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

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

則析戴其上太平化與無道之君眾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

所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

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

百姓為耳者狼心至之辭

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

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王事

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音填然鼓之兵刃

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事

其負者奔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是以笑百步止者不填音田。曰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曰不可直不

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直音直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事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

善政真好戰民與鄰國同而獨望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數罟不入洿

池魚鼈龜不可勝食也

數是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龜者也故林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音古濟音鳥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龜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喪如字

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屋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牆

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衣於既切

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字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畜易六

反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一婦

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無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類曰序。周曰庠。謹脩教也。申重孝悌之義。頌者白也。頭半白曰頌。班者負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

道。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

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温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事于欲以風王去。蒼風音飄。夫之有也。凡十。然而不王者

云。王去蒼風音飄。夫之有也。凡十。然而不王者。而王者云。然而不王者。云。不亡而得天下者天。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

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天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莩曰莩。有梅莩。莩落也。道

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莩。小切。又平表切。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久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

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刺上亦切。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

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

責已矜窮則。○紹惠主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

斯民集矣。

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挺徒頂切曰無以異

也王曰挺刃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王欲以曰無以異

也王復曰刃政殺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

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為率禽獸以食人

也食人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言者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

使斯民飢而死也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

造故曰此人其無後乎如之何其使民飢而死罪也夫惡其始

王愛民。章指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於人人君之咎猶以

白刃疾之甚也。用音勇。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民為政乃老于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已。惡鳥

路切注並同。使老推轉乎備聖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

也。用音勇。

也。用音勇。

也。用音勇。

也韓魏本為六國皆出時號三晉故東主晉國天下強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

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三取求策諱於長張丈切下同洒音洗

齊人特樂薛吾恐甚如之何則可如則不得免事對曰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

楚之堅申利兵矣易擻去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

不雪也。必自所搜切斂力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

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

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

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其師



為王敵也。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以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文章

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仁以畏服強仁與不仁者也。則無敵於天下。仁人無敵於天下。事

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王也。望之無敵於天下。卒然問曰

也。語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周天十安。吾對曰定于

一政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哉。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曰時人皆苦虐政如王知夫苗乎七八月

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

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五月六月油然興雲多貌沛然下雨以

潤槁苗則浥然已成。孰能止之。槁音考浥音勃。今夫天下之人

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引領而望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章指

言定天下者仁政而已不貪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誰能禦之○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

王對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門徒頌

迷來載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季朝必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民也德止也言安民則惠黎

民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用行仁政而王曰若寡人者可

莫之能禦也。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王自恐德不足曰可。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

知吾可也。王問事何以安民。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

豐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

曰然則廢豐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斲王左右近臣也。觶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

寶鍾及寶與斲事。曰臣受明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誰有之否。曰有

之有。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皆謂王齎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

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不忍其殺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

姓所言之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虞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

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

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事言無怪百姓

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

百姓所非不責已之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

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子中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

之道也王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決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厨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遠于萬切。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

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韓愈雜著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嘆

孟子付度知已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說音悅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

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謹信也人有白王知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

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

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朱曰為去聲。曰一

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

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

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

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按音協折之舌切陸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

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內釋用刑也刑

已適妻則入妾從以及兄弟御身也享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天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

充之足以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保四海

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比

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比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

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度之待多易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餘並音渡。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王手問王抑亦如是乃

快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是非。將欲以求我

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手雖心知王意而緣以陳之。可得聞與凡五。後必有。曰。今之樂猶古王

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

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

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

之而王豈為是哉王手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也。便嬖解功。便音費。曰否

曰否



吾不為是也

王曰我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并立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

國而安四夷者也。辟音關。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

而求魚也

着順也順者所為謂備兵諸侯之重求順今之所求欲在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王

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

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

之後必有災

王事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

與

王欲知其害也。可得聞與凡五詳見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國不可以

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眼八何以異於鄒敵

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盍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之之道盍當反王道之本耳人乃王發政施仁使

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

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本

道行仁政君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賈音古趨音許。則天下之士之商之旅之懷之民云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惛愚

曰無怙產而有

怙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怙產因無怙心陳其法也

恒常也產生也怙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怙心人常有不善心也

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且居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

常善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

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益辟邪後於茲利犯罪罔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申張羅網以罔

民者也辟音僻後尺氏切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

是政何可為也焉於虔切是故明君制民之

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

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言

食足如樂厚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

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

許大切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重事所以重  
具陳之當竟其義不嫌其重也○章指言典籍放載帝王道統栢文之  
事論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  
成德農鍾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為要此  
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不備蓋亦反其本矣○本篇五畝至未之有  
也凡二篇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未之  
有也凡九詳見本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去去

音注孟子卷之一



音注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梁惠見事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王好樂何如也。見賢論切下他日見及後注

事子曰王之好樂甚則虹見比音同語音御下管語同好呼報切此卷內皆同推下注美好如字

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兼乎以好樂有諸王事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愠恚非道其好

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其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與音餘病與慎與罪與同。可得聞與凡五詳見曰獨樂樂

罪與同。可得聞與凡五詳見

與人樂樂孰樂

子季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非與人共聽樂樂也

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非樂也同樂樂其事皆同餘並音岳

曰不若與久

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子季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非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臣請為王言樂

子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衆

人樂之狀。為丁偽切下同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鼓樂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君

為節也管笙效雷籥或一為兩若笛短而有三孔詩去左手執箏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是頰也蹙與蹙同王鼓手鼓作樂發賦器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

之故使百姓怨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田獵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詩

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此無他居相似也

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歛於民而有惠澤故欣欣然而喜也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為民時有暇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聞文王

里寧 孟季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是言。傳直總切下同。

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王以文王在

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囿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職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皆其小是其宜也。其音餅。臣

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

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

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

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章非指言譏王廣囿專和嚴刑陷民也。

阱才性切。不亦宜乎。文凡二又。齊宣王問曰交

周公之過去則我出此言也云



鄰國有道乎

問與鄰國交接之道。不動心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

故為王陳古聖賢之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惟其隳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稱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冢詩雖切惟智者

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文王去郊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大王音泰獯鬻音重南音去月夏曰獯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

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乃能行聖賢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

之所鎮也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直目曰

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惡音烏。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

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

謂在予一人天下何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

之勇也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章指言聖人學天賢者知時。必勇以討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齊

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士白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

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人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愴而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

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

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

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未之有也，凡十詳見附錄。然而不王者云。昔者齊景公

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

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

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子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

也轉附朝舞比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故至也循海而南至以

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允

聖之王也。備音舞放方往切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

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私

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

力不給也。省息井切下同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

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亦遊也

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楸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

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今也不然

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賄胥護民乃



作慝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與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眡眡

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眡眡切言眡眡然怒同相嫉而相讒也慝吐得切

方命虐民飲

食若流連連荒亡為諸侯憂

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

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而于酒能蹠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若之臨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自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

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游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相與蔡船舟於

園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用水行舟舟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

也從獸無厭若弄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去邪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

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

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

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論音悅下相說臣說同。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招音詔下同。其詩

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

於景公之事。其有欲以威賂宣王非其於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樓游之樂不循四溢之行是以大王不敢濫

于遊。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田也。

明堂本周天子東廡射胡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與攘政叛而問於孟子。孟子曰毀之乎已止也。孟子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學可得聞。

可再聞與凡五詳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在者文

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備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

子孫必有土地關以幾難非常不在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娶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室罪人不孥慈惠上其身不及妻子也。娶

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

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

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關譏而不征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

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慈此茕獨王曰善哉言乎

善此王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亦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

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糗糧于橐于囊思戢用

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名

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勳於君乃襄盛也威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化其君此王

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焱音侯彙音託賦音集行如字盛音成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王言我有疾寡人好色不能行

對曰昔者大王

好色愛厥妃詩去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謝之篇也亶甫大

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涉狄難云惡疾也卒猶也詩水滸也滸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王居也

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晉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恩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章

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滸音虎

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

者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知之何

言與友道



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

之何。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

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可孟子以此勸而後之去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顧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

其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

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王無親臣矣。今王無

臣當能鞠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

無以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

也。舍音捨。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

威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

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踰尊踰

可不重慎之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防比周之

聖言於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

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

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處正○去上聲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刑三宥古者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辟婢亦切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舉乃可以子畜百

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期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齊宣王問曰湯

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

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章有言誅一夫紂以崇彝決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于後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

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使匠人工匠之人也

將以此喻之也。斲音卓。夫人勿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

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什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

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女音故少計。今有璞玉於此雖萬

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

瑒其草雖有萬鎰在此言眾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  
今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待其道則玉不待美好教人  
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  
成而不墮出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可不  
察哉。

鑑音濫。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

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

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其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以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南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惟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勞民不悅故未取之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

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



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其所患蓋甚則亦運奔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

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大意指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筆音丹良音嗣後筆食皆放此。○宜有他哉於已取之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

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向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

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

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果其

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此二書皆尚書

逸篇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歸向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土城四千里庚秋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

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也。關關聲也。猶。兵而。關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救難而問其罰。當請何也。關胡弄切。又胡降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救難而問其罰。得免焉。如之何則可。願比死者。宜。洒之。如之何則可。自。如何則

可。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

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

是上驕慢以。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焉命下。欲。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

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君。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

死其長矣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慈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

死其長矣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慈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

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

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

惟忘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滕

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恐甚，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邾，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禪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君子造業垂統



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若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以遺後世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窮則何善其身若也。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如之何則可也。願此死者宜。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敝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戴總用之貨。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

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

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屬音燭。曰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於市若將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

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士此乃先

人之所愛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彼令士去此二者惟所行也。章指言大王去郊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擇不

並故曰擇而處之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

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

請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微子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身而先

匹夫乎以為三孟之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樂正子不出樂正子

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樂正姓子通稱子孟子弟子也為也魯曰問公何為不見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公言以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

此故也

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去借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與音

餘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與也。否方又勿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母母令母喪

夫大夫禮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

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

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沮應呂切本亦作阻各隨字讀之

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

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異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

遇哉。章指言論邪構陷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焉於度切尼女乙切

而誰敢殺故曰天也。美之發而為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者天也

音注孟子卷之二



音注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木問性官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

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付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安嬰之功寧可復與乎。復扶又切下同。孟子

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

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西曰然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就然猶就暗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就子六切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西曰然不悅曰爾

何曾比予於管仲然然溫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然音勃曾音惜。管仲得君如

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交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相公使之享國以如彼行政於國其父如彼之烈卑陋加彼謂

不帥齊相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取是比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孟子心欲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為我子為

切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

足為與

丑曰管仲輔相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於此尚不可為邪。與管仲餘下比日同

曰以齊王由

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勸其君以王業也。齊王于况切由丁大義當作猶猶於也

古字備用耳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

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

言呈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

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

聖之若六七作天下歸於文矣文則難變也武丁朝

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常也從湯以下賢

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朝音朝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

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紂得於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

當此時政難也。音音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居高貴之勢鎡一全

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鎡音效

夏后勢周之盛地未有過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

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

而王莫能禦也

三尺之盛封畿千里曰今齊地止民人以足矣不更碑士聚民也雞鳴狗吠也即言民室屋相

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舜音蘭。且王者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盡上若夫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之不作未有跡於此時者也民之樵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典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

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郵音尤今之驛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

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入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

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降王圖管輅難勤猶為曾西所羞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

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

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天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纘王之君矣如是寧



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大道  
孟子曰否我四十

不易人當長禮之不致欲行也。難乃且切  
孟子曰否我四十

不動心  
孟子曰否我四十

能以天下與人六章曰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士章曰不然伊尹耕於  
有莘之野八章曰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九章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丑曰若止夫子而意堅勇過孟賁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  
孟子曰有為言之

比宮  
比宮

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述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  
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比宮姓黜也人刺其

如具。黜伊糾切撓奴效切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

層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此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  
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自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  
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

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施舍自

言其各則但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要是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

舍似曾子其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

曾子黜黜言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衣博吾不慄

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

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我也慄

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衣博一夫不當懼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子萬人我直社突之言義之

引也施舍雖守勇氣不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

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可得聞與凡七詳見

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

心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慮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

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直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

否也。帥所類切

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為主要之本氣為其次

故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安以喜怒加人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

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志問孟子敢問夫子惡乎長志所長何等

音烏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

養者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曰難言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合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于害之則可使以莫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

教無窮極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身之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

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智之彌

大合卷之不盈極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若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

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是集義所生者非義龍衣而

取之也集雜也密聲取餒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我故曰孟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先子嘗以必

為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

為福故為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長張文切下同

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莠然歸謂其人曰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莠莠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刑人之性有邀福者必有害若欲其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

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

在天下人行善比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祿

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入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與義常恐其行善或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

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舍音捨下同

何謂知言

丑謂知言之意謂何曰諛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

曰人有險說之言引事以襲人若實孟子言雖難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言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共麗慝勸晉獻公與申生之政能知其欲以借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共登牛勸仲任賜之類我聞能知其所欲以窮晉諸大夫也共此四者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發言若人君

舟牛閉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人命教則不能如二子。說音說又如字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此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

倦仁也仁且智曰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

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惡音烏。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曰下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工言者。曰王曰惡是何言也。知也。曰是是非之心知也。

仁也。曰惻隱之心仁也。曰下親親仁也。又一者何也曰仁也。曰下親親仁也。曰下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仁且智曰王自以為與周公孰

智且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井牛閑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曰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

子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此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

所安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曰伯夷伊尹何如

子曰伯夷之行何如孟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

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木其民也。曰下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何事非君

之故謂木其民也。曰下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其民者何傷

也。要欲為天理物莫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

則仕孔子也比曰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無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也。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然而等乎。

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則有同與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

有天下行二不義殺二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孟子曰此二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



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真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自陳三子之道孔子也。牙音陞宰我曰以予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

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為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

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宰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遠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能備若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曰豈惟民哉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立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淫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

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有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駭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發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義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堯大結切潦音老。○孟子本篇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

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言霸朝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

等是也以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

贍足也以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也以已德不妬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

尼心服者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節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章指言王者任德讓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求之。此之謂也。○太甲曰不可沽云○在夏后之世大國載胥及弱云○以政接于有庠云○孝思維則大○又自我民燕去○無東歸之民者云。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

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

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

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詩云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別

鷦鷯益及微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鷦鷯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解牖戶久用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列君曾不如此

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徹宜列切。土音杜。今國家間暇

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

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間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教

五勞切又遊不消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般音盤教

責故有多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

此之謂也勢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遠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

震死是為不可活也章指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

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鱣魚列反活如字又音換。此之謂也凡九

而願立於其朝矣後美才出衆者。萬人者稱傑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壘市宅也古者無征哀世征之工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

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壘宅也。廛上直



連切。藏或。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譏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

麟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念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關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比其悅而願

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使天下出者耕者商者旅者去之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戰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君又母

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雖言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

何能以此濟成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

其所欲者也

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為政當

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言脩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長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

天吏明大所使也。○**○**仁者無敵○**○**仁人無敵

於天下。未之有也凡十詳見○**○**然而不王者太

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入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

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

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其入也非惡有

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林音黜內音納本亦作納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

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不能演用為行耳。惡鳥故切行下孟切。

因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也。惻隱人之有是四端也猶

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君不能為善自賊言其性使不為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為善自賊言其性使不為善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

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章考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

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橫。○事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

音郭。○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

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鎗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

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

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取其美者也夫仁天之尊爵也人

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為仁則可以長天下

爵也居之則安無上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人役也若此為人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

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治其事而恥如恥之莫如為仁其

取為人役而為仁則不為役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為

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當反善已仁恩之未至。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取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已勿為矢也。中張仲切。○行

有不得者皆反來諸已。○**季子曰子路入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

**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善。○**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大舜虞也孔子稱曰魏魏故言大舜有大

**入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入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辨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諫而從之故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

**與惡人言如以朝末朝冠坐於塗塗及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

若之長子

諸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鄰人立見其兒不正，望望去之，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汙己也。推惡惟此字，烏路切。餘如字，浼莫罪切。○**○**思與鄰人，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屑，勑也。詩云：不我屑也。伯夷不執諸

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明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已音以，注同。**柳下惠不羞汙君**

**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欄，纏也。云善已而已。

惡人何能汙我也。佚音逸，阨音厄。焉於虔切。瀨音瀨。○爾為爾至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

**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

**不屑去已**。由，浩然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偕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

緇不勳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繫也。止之，感作正之。**季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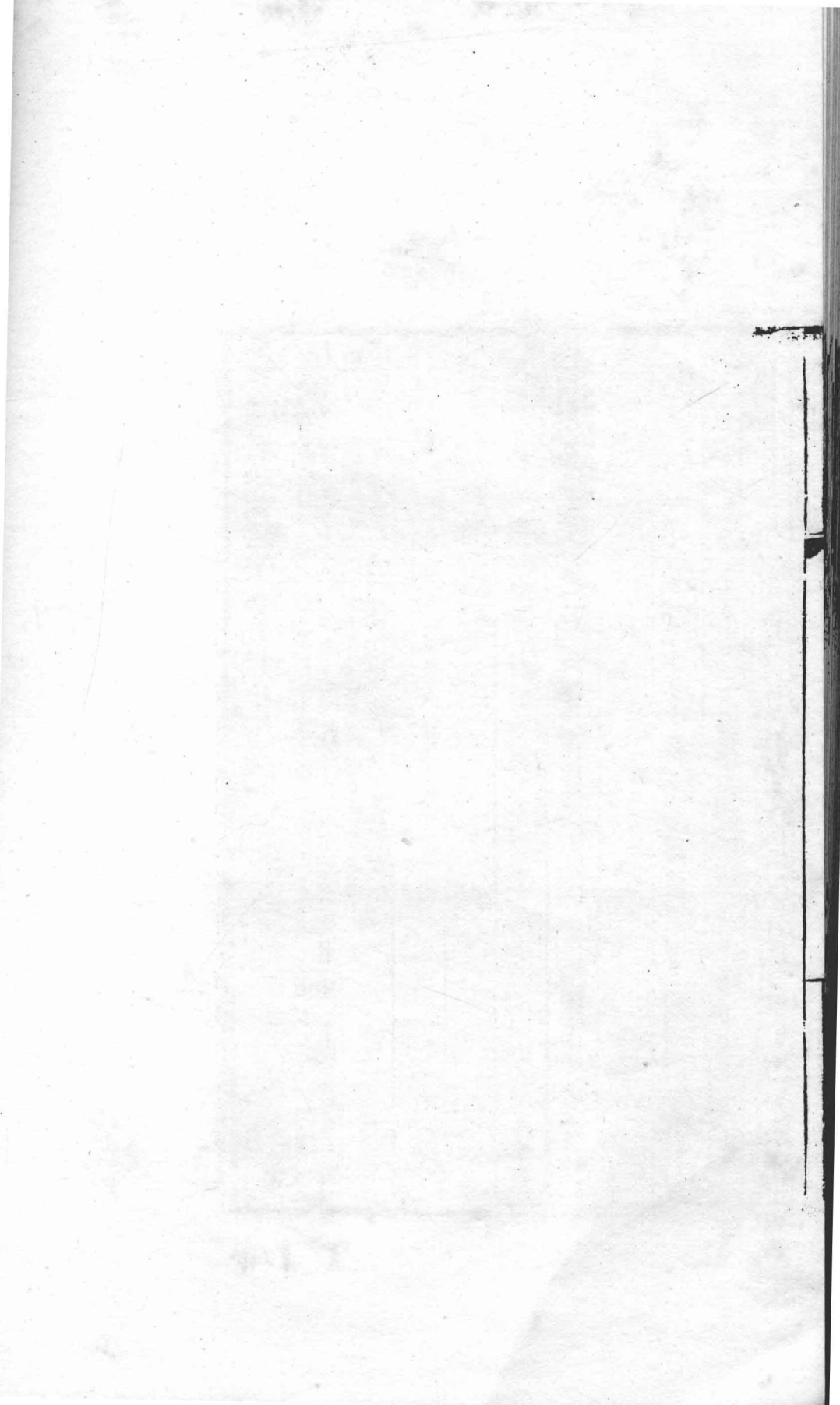
三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已故无所言本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

齋之无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中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為柳切

音注孟子卷之三





音注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此篇自樂二章以下說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

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城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

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

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

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則勝矣。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也故曰得乎立民為天子也。孟子將朝王王

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賞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

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去寡人如就見者苦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方疾臨視朝因得見子孟

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

稱有疾。造七到切下同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力曰昔者辭以

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曰昔者疾

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

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

至否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與子於孟子者也權禮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亦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

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且敬當必造朝也數色主功要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音邀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之大

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

以敬王也景曰責孟子不涉同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

何足與言仁義也去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景曰惡者深嗟

責我何言乎今人言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入之

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曰惡音惡注及下皆同王曰惡是何言

也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

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

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之召臣當車

就彼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宜與音餘下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禮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曰

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

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曰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

曾子之言自以不嫌晉楚之君嫌心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其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獨晉楚我獨曾子我臣輕於王乎。慊口

贊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入君無德，但有爵耳。故去何得以一慢二乎？長張文切注及下長者同。故將

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

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為之君必就大賢臣

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巨，霸者友臣也。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召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

後召之，故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桓公皆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功

列之。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人君王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物役

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好呼報切下同。與害之。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

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已是以不往

聞也。

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陳臻問曰前日於齊主餽

兼金百而不受於宋餽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

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

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子孟子弟子兼金

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餽音饋後皆放此。孟子曰皆是

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饋贖予

何為不受。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贖。贖囚刃切。當在薛也予有戒心

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子孟

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贖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為兵于偽物下並同。若於齊則未

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

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

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  
無廢兼金不顧。處昌呂切下同焉於度切。○平陸謂其

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  
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以招果毅。去起呂切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  
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  
之失伍也。幾幾折二音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  
政不肯賤窮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

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

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  
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

去乎何為立  
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  
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

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吾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

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士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公則率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餐。七册切。

也。○警。季平謂蜚龍曰子之辭靈立而請士師似也

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蜚龍齊大夫靈立齊下邑

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蜚龍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

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蜚音遲龍烏牙切又烏爛切。

蜚龍諫於王而不用致

為臣而去

三諫不用致任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蜚龍則善矣所以

自為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者議孟子為蜚龍諫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

謀者。謂號近于及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曰吾

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嚴言之責讓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

仕而去今我居師宿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皆綽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章指言執職者勞藉道者優是以藏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偃而式閭。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

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魯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

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善之大夫王驪為輔行轉副使也王驪齊之謂人有寵於

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義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

言哉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入既白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為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

王驪之禱與孟子殊君子廟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子罕自齊

葬於曾反於齊止於贏來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

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

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齊南邑充虞孟子弟曰古者

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

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薄厚無尺寸

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

累之數猶妻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

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卅之後孝子更去俾世是為人盡心也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

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且比

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校快也棺槨敦厚比

士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快然無所恨也○此音死

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不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孝必盡心非禮之論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沈周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乎季子曰可可謂孝矣

嘗不得與人燕乎身不得受燕於子嘗沈同齊大臣自

王命也故曰私子嘗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嘗不以其私情問非

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嘗故

曰其罪可伐。沈音審嘗苦壞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

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

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子孟子設此以譬齊人伐燕

沈同以子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齊王伐燕有之曰

未也沈南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子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

得天意者也彼不復  
問孰可使自往伐之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

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

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

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

者誅之且楚言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

也不能相喻又非天吏也我何為當勸齊伐燕乎章指燕人畔

王曰吾甚慙於季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陳賈齊大夫也問王

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王曰惡是何言也

故曰王無患焉且且智夫子既聖矣王曰惡是何言也

王數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且且智夫子既聖矣

義與王言者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

何言曰周公使管叔監執管叔以劫畔知而使之是

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也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必以此說孟子也。監古咸切。見孟子

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之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紂管叔以桀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

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廢亦不

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且

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

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辭有

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

之章指言聖人魏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孟子  
更古衡物。古之君子仕乎自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

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蓋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為卿君臣

同朝得相見故喜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

而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孟子對曰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諫也他日王謂時子曰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為孟子築室使表教一國君

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云其道蓋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

知肯就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之否

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子四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矣其不可

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之者耳十萬鍾之祿以大

道不行故去百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時子之言也

曰異哉子叔疑

二子孟子弟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

以為可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

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子孟子

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

故使我為鄉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

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

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

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

裸斷而高者也左右皆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也故

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取吾道亦與

此賤文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存闕而之賦也一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為惡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晝齊西南近邑

也孟子去齊欲歸鄉至晝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之行

坐而言不應隱凡而

卧容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客不悅曰弟子齊

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

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

起退欲去請絕也。齊側皆切亦作齋 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

坐我明告語子。語魚據切。昔者魯縵公無人乎子思之

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公縵之側則不

能安其身往者魯縵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縵公常

柳由詳亦賢者也縵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

者在縵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縵音縵 子為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

年老故自稱長者



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定而但勸我留出  
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極根也○章指言惟賢  
能安賢利能知微以愚喻智○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  
道之所以垂也○淵於問切○

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云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擇祿也尹士每  
論者言之去孟子不知則為求濡滯

滯孰稽也既去所留於晝三日怪其執久故去士於此事不辭也○濡音儒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  
弟子以尹士之言

告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要能知  
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

何汲汲而馳驅乎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

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速疾矣與  
王庶幾能反囑格還

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

浩有遠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

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或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

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

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猶急小丈夫毒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

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入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悻形頂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

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孟子去齊充

虞路問曰夫子君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濤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曰彼一時

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各出於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

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公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然此乃天自不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

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曰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不憂不懼也。

○季子去齊居

休本孫由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

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

崇齊地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得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

變諸見非泰甚故曰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宿音秀留音留

繼而有師命不

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

受祿耳久非我不志也。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食功音嗣

音注孟子卷之四